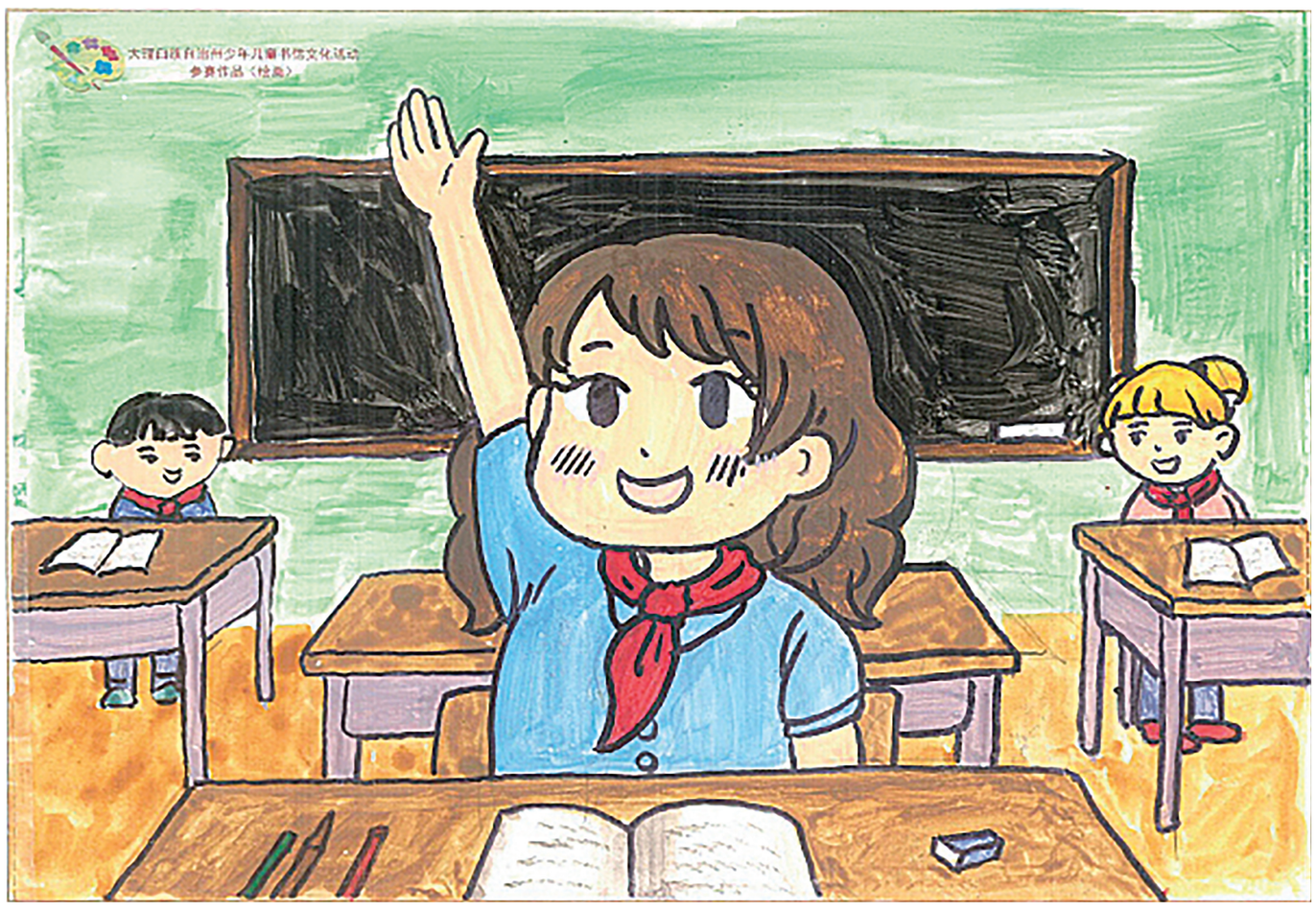








① 周钰培（大理市墨弦书院实验小学二年级）国画作品《紫气东来》

② 林宇秦（大理市大理镇小邑庄完小）摄影作品《春日乡音》
大理州群艺馆“春日之约 童摄大理”获奖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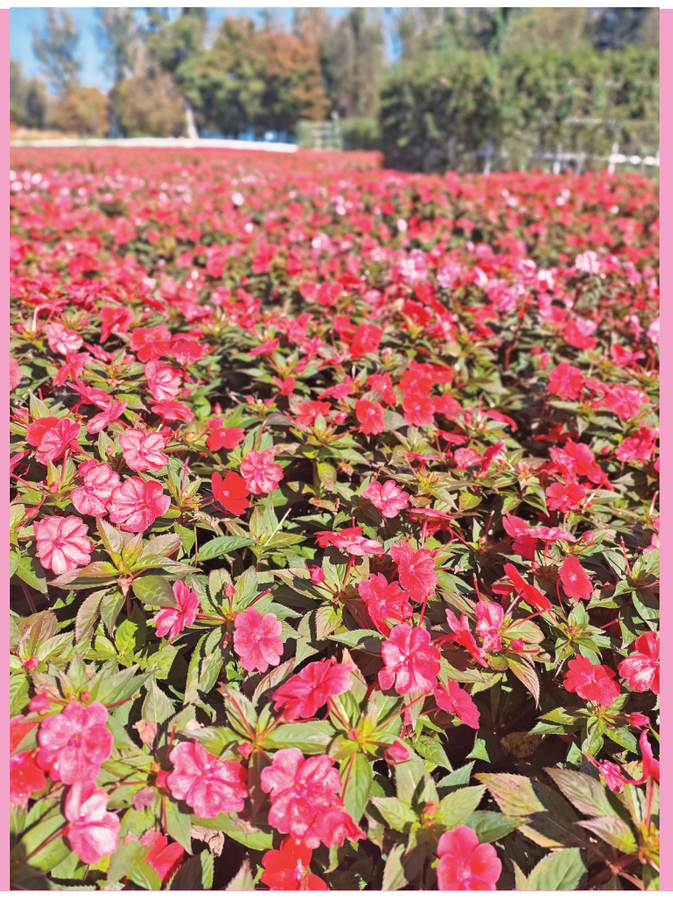
③ 王心怡（弥渡县弥城镇三小）
大理州第二十届少年儿童书信文化比赛活动小学绘画比赛二等奖作品

④ 康屿墨（下关七小）油画作品《大理三塔》
大理州群艺馆“2026年暑假大理州青少年‘创艺课堂’公益培训暨‘大理风华’青少年研学营活动”美术班作品

①	③
②	④

大理颜色

凤仙花



一直寻找最本土的大理颜色，是那种在记忆里似乎已落了灰，但又了然于心的她。她不如茶花、杜鹃那般不易栽种，随意成活是她的属性之一。玻璃翠、指甲花，我是这样叫她的，或土培或水培，只要一支枝丫，她就还你一束艳丽。可，凤仙花才是她的正名。

这一抹红，是大理乡土独有的胭脂丹色，带着可以浸入肌肤的温柔力量。它的花色大多是明快饱满的桃红、水红，也有浅粉与洋红，花瓣薄而轻盈，在高原日光下通透温润。脆嫩多汁的青绿色茎秆衬着繁花，待到花期将尽，枝头结出纺锤形的青绿色蒴果，鼓鼓胀胀，藏着『别碰我』的性子，指尖轻轻一碰，果荚便骤然弹开，把种子撒向四周。这红从不是单单供人驻足观赏的色块，是大理人代代相传的天然染料。采下花瓣细细捣烂，拌上少许明矾，裹在瓜叶或是豆叶之中缠于指尖，静待一夜，便能在指甲上晕出一层柔和持久的丹红。这是大地馈赠的颜色，没有人工颜料的生硬，温温柔柔，把花的色泽妥帖留在人的指尖，也把古老的寓意藏进这片红里。

从前的她大多栖身在白族老院的墙根、石阶缝隙、柴房侧边，静静铺展属于平凡的烟火景致。如今的她却成片栽种在景观花田，续写着新时代的繁花景致。清晨天光清浅，一丛丛凤仙静立花田；等到日头爬升，阳光落满大地，繁花次第舒展，一簇簇红点缀在翠色之间，鲜活热闹。

火把节前，便是她一年里最有仪式感的时候，村寨里的女孩、妇人相约采摘花朵，石臼里捣出嫣红花泥，小院里满是说笑。暮色漫上来，大家围坐檐下，仔细把花泥敷在指甲上，用叶片层层包好，静待夜色沉淀色彩。

世人熟知凤仙花的花语是『别碰我』，源于蒴果一碰即迸裂的执拗，可在大理的烟火里，这份寓意早已和火把节的古老传说、一代人的童年记忆缠绕在一起。苍山杜鹃、山茶是受人称颂的名花，蓝目菊、花菱草是远道而来的山野浪漫，万寿菊、麦秆菊藏着秋日的期许与怀念，而凤仙花，是埋在乡土记忆深处、蒙着一层时光薄灰却永不褪色的底色。它不需要精心伺候，不必奔赴远方才能遇见，就在自家院落伸手可及的地方，把花朵里的红色迁移到指尖，把节日的期许与古老的念想悄悄留存。大理的浪漫分许多种，有苍山洱海壮阔无垠的山海之美，有花田之中一期一会的相逢；而凤仙花的红，是最完整的浪漫，盛景有她的注脚，村寨里岁岁年年的火把节，也少不了她染红的指甲。很多童年的记忆会慢慢蒙上尘埃，可只要再看见凤仙热烈开放，晚风、欢笑、指尖淡淡的丹红，便一瞬间清晰如初。这便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本土大理颜色，朴素、坚韧，带着烟火温度，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

（何俊倬 文／图）

版式：何俊倬